

概念整合视角下汉语 N+N 反义复合词研究

王静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在汉语发展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是一类由意义上相反或相对的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国内学者对汉语反义复合词的研究虽然成果斐然, 却大多集中在传统语言学式的结构描述研究上, 甚少有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此构词现象背后的生成机制。本文借助概念整合理论, 以《现代汉语词典》中搜集的 81 个 N+N 反义复合词作为切入点, 试图解释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生成模式, 以期人们对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解释有一个新的认识。研究表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汉语词义解读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概念整合理论 汉语反义复合词 语义生成模式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无论哪种语言, 词汇都是其最基础的一种成分, 它是组词成句, 组句成篇的重要基础。扩充词汇最常见的途径是组合现有的词汇成分, 复合词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在一起构建的一个新词。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是一类在意义相反或相对的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它独特的构词方式使其成为现代汉语中一种十分独特, 复杂而又充满活力的词汇现象。据统计, 《现代汉语词典》中共有 255 个反义复合词, 虽然它在不可胜数的现代汉语词汇中所占的比重较小, 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整个汉语词汇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另外, 我们发现在西方语言中, 与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类似的构词法却鲜有所见, 至今尚未发现有国外学者对此进行过相关研究。(董秀芳, 2002: 107) 国内学者对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的研究虽然成果斐然, 却多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 从传统语文学角度来界定反义复合词, 从构词学角度分析解释其反义语素的并行, 或按反义复合词的语义特征进行简单分类、说明其产生的产生原因以及发展情况等。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反义复合词的描述式研究上, 而甚少有学者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此构词现象背后的生成机制。而后虽有少数学者尝试结合当代认知语言学观点对汉语反义复合词进行了分析, 例如束定芳老师和黄洁老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语反义复合词构词理据和语义变化的认知分析》(2008) 这篇论文就很好的总结了反义复合词意义变化的主要类型也对其作出了一定的认知解释, 但对反义复合词的语义整合机制却涉及较少。事实上, 汉语反义复合词的生成时其前后两个意义相对的语义元素空间整合的结果, 用心理空间的整合可以很好地解释复合词的不同组成部分所表达的概念是如何整合成新概念的。本文在概念整合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汉语反义复合词, 认为汉语反义复合词的生成过程是一种更为抽象的语义整合过程, 而整合生成的反义复合词复杂而丰富的语义内涵无疑是人们认知加工的产物, 其背后的认知机制我们可以通过概念整合理论加以解释。

本文借助概念整合理论，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穷尽搜集的81个N+N反义复合词作为语料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其语义整合机制的认知模式。

2. 概念整合理论与汉语N+N反义复合词

2.1 汉语反义复合词

曹炜(2004)《现代汉语词汇研究》认为，所谓词的结构完整定型性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词，应该具有语音形式和意义的相对稳定性；二是指作为词，应该具有语音形式和意义的复呈性；三是指作为词，结构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词内部无法再切分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完整定型的类似于词的成分。而程湘清认为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每个词可以代表不同的概念，但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中，每个词则只能代表一个概念。从意义上区别双音词是词还是词组，就看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的双音组合是共同代表一个概念，还是每个音节各代表一个概念。前者说明这个组合是浑然一体而不能拆开的，后者说明这个组合是松散的，是可以拆开的。实际上，意义是内容，结构是形式，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是一类由意义相反或相对的两个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并列式复合词。首先我们应该对如何判别反义复合词有一个清楚的原则。第一，看一个双音复合词两词素意义是否相反相对，而且相反相对必须指的是两词素的理性意义，这是反义复合词成词的条件之一，也是必备的条件。分析反义复合词时只需要抓住了典型成分分析出反义复合词应有的规律和特征就足够了，边缘成分认为是反义复合词也好，类义复合词也好，都不足以对反义复合词的整体意义研究造成影响。例如，如果将“手足”中的两词素“手”和“足”看作是是相对的两种事物，我们就认为它是反义复合词，但如果将“手”、“足”归属为人类肢体这一意义范畴，则该词为类义复合词。第二，要判断没有入句的双音复合词是否是反义复合词，还必须了解反义复合词有没有产生意义上的变化。此时我们可以通过查阅汉语词典、辞书等来看该词有几个义项，若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就可以判定为反义复合词。但要注意第一个义项的词义与词素义是否有变化，有变化的是词，无变化的是词组，总体上来讲，可以说该词是一个反义复合词。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对“出入”列了12个义项：（1）出进；（2）往来；（3）支出与收入；（4）劳逸、作息；（5）指所估计之数可能或上或下，接近而并不等同；（6）谓或出或入，有相似处，亦有相异处；（7）谓弯曲，不平直；（8）犹言上报下达；（9）谓朝廷内外，指出将入相；（10）涉猎广泛，融会贯通；（11）或进或出，比喻变化无定；（12）指女子嫁者或未嫁者。第一个义项的词义与词素没有变化，都是词。因此，就一般意义上的“出入”来讲，可以认定为反义复合词。如果只有一个义项者，要看词义和词素有没有变化，有变化的是词，无变化的是词组。例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弟兄”的释义为“弟弟和哥哥”，词义与词素没有变化，并且只有一个义项，所以“弟兄”是反义复合词组，不是词。“横竖”《现代汉语词典》也只列了一个义项，释义为“反正（表肯定）”，由于词义和词素义有了变化，因此可以把它判定为词。

根据前面对反义复合词的判定标准的分析,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反义复合词进行组配提取和搜集,得出了以下 81 个汉语 N+N 反义复合词。

表 1. 汉语 N+N 反义复合词一览表

本利	本末	标本	表里	朝野	春秋	雌雄	旦夕	弟兄
东西	恩仇	恩怨	饭菜	凤凰	腹背	夫妇	父母	纲目
公婆	官兵	规矩	晦朔	祸福	将士	将相	姐妹	今古
经纬	泾渭	今昔	君臣	里外	矛盾	名实	南北	男女
内外	儿女	牝牡	否泰	前后	人物	日夕	上下	甥舅
声韵	始末	士女	师生	师徒	手脚	首尾	手足	水火
水陆	朔望	天地	天壤	天渊	头尾	头足	文武	瑕瑜
形影	兄弟	因果	阴阳	音义	源流	宇宙	早晚	朝夕
质量	中外	昼夜	主宾	主奴	姊妹	子女	纵横	左右

通过对以上 81 个 N+N 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分析,我们发现反义复合词一旦形成,其意义并非完全是两个语素意义的简单相加。它们会经历一个意义整合和变化的过程。组合后的词都可以进行扩展并产生联想,有些复合词的意义会围绕中心概念展开联想,中心概念根据不同的语境与不同的词语搭配,从而激活不同的框架内容,在合成中被激活的模式便会不断地完善得到新的概念意义。例如,对表中“左右”这个反义复合词进行语义分析时,我们发现“左右”的一些意义不是“左”和“右”的意义相加,而是要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来分析“左右”的意义,即激活了哪些概念框架。例如:

- ①吩咐**左右**退下。
- ②他想**左右**我,没那么容易!
- ③年纪在三十**左右**。
- ④我**左右**闲着没事,就陪你走一趟吧。

以上五个例句中,依据具体的语境,“左右”的语义也会有一个意义整合和变化的过程。它们的意义分别是:“身边跟随的人”、“支配”、“上下”、“反正”。因此,在理解和运用反义复合词时,必须注意其词义的变化或新义的产生,即原义与改变后的意义和新义间在整体上体现出高度抽象的概念投射。反义复合词新义或转义的产生,实际上是人们通过概念整合,最终形成了输出概念。

2.2 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作为一种认知过程,在构建词汇意义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概念整合理论是对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的进一步发展,其目标是通过探讨概念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新概念(即概念合成)的心理过程来为语义的构建提供解释。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是概念整合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所谓心理空间是我们进行思维和生成话语时构建的小概

念包,是按照框架和认知模型构成的彼此相互关联的知识结构。概念整合的主要手段是概念投射,中心过程是概念整合。其实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之下,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概念整合这一过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常规的、人们容易想当然的认知过程。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典型的概念整合网络应该包括四个心理空间,即两个输入空间 (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 (Generic Space)和一个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但是,在一些特定情形之下,概念整合网络也可能包括多个输入空间甚至多个合成空间。(Fauconnier & Turner, 1998: 142)

在典型的概念整合网络中,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共有的抽象的结构和组织通过部分映射被映射到第三个空间即类属空间 (Generic Space) 里。与此同时,两个输入空间 (Input Space)共有的抽象的结构和组织通过跨空间地部分映现、匹配,有选择地投射到第四个空间—合成空间 (Blended Space)。合成空间 (Blended Space)是概念整合网络中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空间,它从两个输入空间 (Input Space)中提取部分结构和组织,形成层创结构 (Emergent Structure),它是概念整合的核心所在。层创结构是其他输入空间所没有的新结构,它的生成方式有三种,即组合、完善和扩展。组合是三个过程中最简单的,它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输入空间投射组合起来并在输入空间之间形成以前不存在的新关系。完善是指借助背景图式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在合成空间中使被激活的模式不断完善,即当部分元素投射到合成空间时,可能会激活附加概念结构模式,或者当合成空间中的结构与人的长期记忆中的信息相匹配时,一些隐性信息就会被激活。扩展是指合成空间中的结构能够在不同的维度上延伸,即根据它自身的层创逻辑在合成空间中进行认知,运用人的想象力可以根据层创结构对细节进行无限的扩展。这样层创结构的产生过程把意义的整个建构过程的动态特征揭示了出来,因此概念整合网络是一个多空间的动态模型。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整合理论是对人们运用心理空间构建动态意义这一过程进行研究的理论。这样,两个输入空间 (Input Space),一个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一个合成空间 (Blended Space)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典型的概念整合网络(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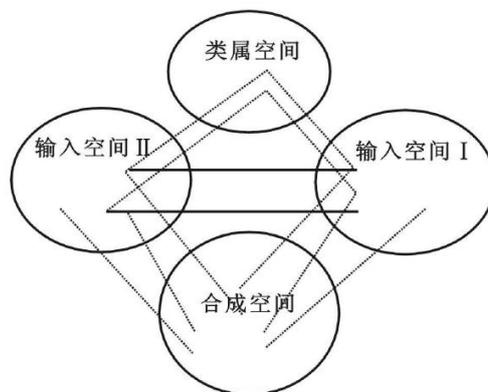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整合网络基本模式

结合之前对汉语反义复合词的分析,我们知道仅在合成空间中存在的浮现意义就是反

义语素整合的结果，而整合的意义实际上是大于两个语素语义的简单加和，即 $1 + 1 > 2$ 。从最抽象的层面上说，只要存在两个以上的输入空间将其语义信息投射至合成空间，并在合成空间中整合为一个语义结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发生了概念合成。因此，本文认为概念整合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尤其是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时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认知过程。

3. 汉语 N+N 反义复合词的语义概念整合机制模式

汉语复合词的语义生成是词素的语义元素空间整合的结果。束定芳老师和黄洁老师曾根据反义复合词的语义特征，将由反义语素联合而成的双音复合词分为四种类型：并义类（综合化）、偏义类（单极化）、综义类（综合化）、变义类（隐喻化和转喻化）。所谓并义类复合词，就是两个反义语素的语义简单相合，其语义合成表示为 A （语素 1）+ B （语素 2） $\approx AB$ （复合词）；偏义类复合词的语义偏向于两个组成语素中的其中一个语素，即 $A + B \approx A/B$ ；综义类复合词将两个反义语素语义相合，合成后的复合词语义范围大于两个语素语义的加和，即 $A + B > AB$ ；变义类复合词则涉及两个反义语素相合基础上的语义扩展，形成不同于两个语素意义的新意义，即 $A + B = C$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对反义复合词进行定义和判定时，已经将词素词义只有一项且没有发生意义变化的，即并义类和偏义类的复合结构判断为复合词组而非词，例如，“夫妻”（丈夫和妻子）、“宾主”（宾客和主人）、“利弊”（利益与弊病）等。本文认为以上分类方法并没有对生成的新的语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结构上，而实际上结构与意义是辩证统一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反义复合词的语义整合类型重新进行划分，这样也能更简单地利用概念整合理论对其语义进行解释。

由于人类认知过程的复杂性，不同的汉语“名+名”反义复合词的语义整合机制是不同的。对上述 81 个 N+N 反义复合词语料进行语义特征分析时，我们发现同一个“名+名”反义复合词往往依据不同语境有多个义项，而每个义项又是由不同的语义整合机制得出的。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对“水火”给出了 5 个义项：(1)水和火；(2)互不相容，喻指不两立；(3)比喻灾难、艰险，如“水深火热”；(4)借指烹饪；(5)旧时大小便的代称。对以上 5 个义项分析我们知道，第(1)个语义是对“火热”中“火”与“热”的简单相加。类似的还有“首尾”的语义，即事物起头的部分和末尾的部分、从开始到末了、引申指事情的经过始末。“水火”的(2)、(3)两个义项是由“水”、“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物质所具有的相对抗的属性以及它们极端恶劣的状态这些特点而得出的语义，也就是说它们是通过隐喻的认知方式对合成空间进行完善和扩展得出的。类似的还有“天壤”（比喻相隔悬殊）、“头足”（比喻根据）等。此外，(4)借指烹饪这个义项则体现了具体代指抽象概念这样一个转喻的认知思维，用“水”、“火”这样两种是在具体的物质来指代烹饪这样一种抽象的概念意义，而其连接点就是转喻这样一种认知方式。而(5)这层语义体现的是语言的一种象似性，它与人类的体验经验是直接相关联的。人们在感知水与火时，将其液体与气体这一性质与人体的大小便联想在了一起，从而得出了这样一种委婉语义。格式塔完型认知心理学认为整体比部分更加显著，

也就是说反义复合词的整合语义其实是大于其两个组合语素的语义的。另外本文认为“首尾”体现的是组合的顺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的认知基础是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与人类直接经验的认知过程是相吻合的，一般有时间顺序、尊卑顺序、整体部分顺序、优劣顺序、主次顺序等，例如，“上下”、“前后”、“手足”、“官兵”、“师生”等。大体上来说，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整合机制有以下四种模式：基本模式、隐喻模式、转喻模式、象似模式。简而言之，基本模式就是直接将复合词的不同组成部分所表达的概念整合后形成新的语义概念；隐喻和转喻模式是指在整合两个输入空间时运用了隐喻、转喻的认知方式进行完善扩展，再将其得到的认知信息选择性的投射至合成空间，最终形成输出概念完成隐转喻表达；象似模式就是运用其与人类的直接认知经验相一致的特点对复合词语义进行再扩展再联想。为了更加清楚直观的理解这一语义整合过程，本文试用以下图示来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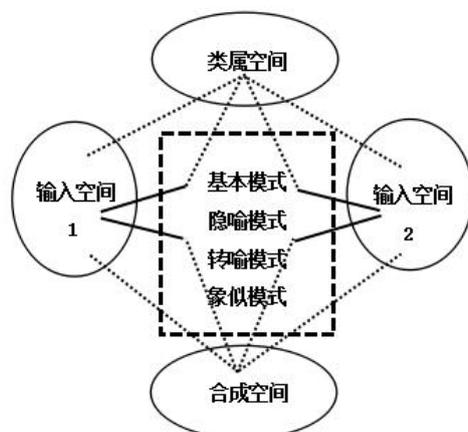


图 2. N+N 反义复合词语义整合模式

现在，我们将之前分析的“水火”这一反义复合词的语义生成的认知过程通过概念整合理论，利用下图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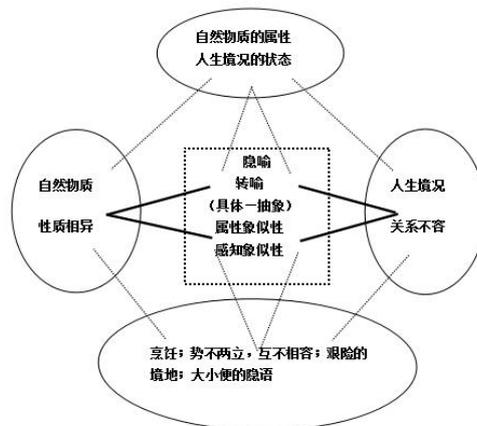


图 3. “水火”语义生成概念整合模式

4. 结语

复合词作为一类特殊的词汇结构在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其丰富而灵活的造词功能为汉语增添和补充了大量词汇,而现代汉语反义复合词作为其中一种非常重要,复杂而又有趣的构词法吸引着国内的大批学者。本文基于语料库,佐以实例分析,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生成模式,以使人们对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解释有一个新的认识。在分析 N+N 汉语反义复合词的语义生成过程中,我们发现隐喻、转喻、象似性等认知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基本模式、隐喻模式、转喻模式、象似模式与概念整合理论和 N+N 反义复合词的结合为概念整合理论和汉语复合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的解释 N+N 反义复合词的语义生成背后的机制。

参考文献

- [1]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M]. The Hague: Mouton. 1957.
- [2] Fauconnier, G. & Turner, M.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M]. 1998:142.
- [3] Fauconnier, G. *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Gyori, G. & Hegedus, I. *Is everything black and white in conceptual oppositions?*[M]. New York: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57-74.
- [5] Lakoff, G. & Johnson, M.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M]. New York: Cognitive science. 1980:195-208.
- [6]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Panther & Radden.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8] 曹炜.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9] 丁焯. 汉语反义语素合成词的产生及其文化探析[J]. 语言理论研究, 2006:38-40.
- [10] 董秀芳. 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 [11] 蓝纯.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和英语的空间隐喻[J].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 [12] 齐红飞. 现代汉语反义合成词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13] 束定芳, 黄洁. 汉语反义复合词构词理据和语义变化的认知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8:6, 418-422.
- [14] 张辉, 杨波. 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 理论发展及其应用[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31(1), 7-14.
- [15]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Noun-Noun Opposite Com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Wang Ji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opposite compounds occupi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They are a group of paratactic compounds, each of which consists of two monosyllabic morphemes opposite in meaning. Although studies on the opposite compounds have achieved a lot, they merely concentrate on the structural descriptions from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Few probes into the essential cognitive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meaning construction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meaning of the opposite compounds generates under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process. It takes 81 Noun+Noun opposite compounds selected from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s a sticking point, hoping to provide a new angle of understanding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ompound words. This paper proves that principl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ounds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 Chinese Opposite Compounds Semantic Generation Models

作者简介 (可选):王静, 女, 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